

一团饼香

□吕纯儿

小伙伴都围过来,参与到烤饼的行列,围在铁锅旁等着饼烤熟。

这样烟火缭绕的生活,常常让我们淡忘对父亲的想念。像村里大多数父辈一样,父亲常年在外跑生意,卖过缸钵头,后来钉秤、打镢等。在我长大些后渐渐明白,因为家乡是一座丘陵小城,田地有限,勤劳求变的父辈们挑着行担,走遍大江南北、串遍大街小巷,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南中国特有的风景。在家乡西部,有一个叫白窖岭的地方,是许多手艺人出门做生意的“西口”,白窖岭的这一头是家乡,那一头便是他乡。古往今来,家乡的人们口口相传:“白窖如天,上下半年。”事实上,白窖岭并不高,高的是父辈的艰辛和亲人的想念。

在无数个夜晚,我们一边在灯下读书,一边数着父亲回家的日子。父亲常年在外,母亲在田地里劳作,我们在岁月里成长。家乡的人们如同土地上的庄稼,一茬茬人吃着肉麦饼长大,一茬茬人离开家乡。肉麦饼成为无数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舅舅后来经年在外经商,常念叨我母亲烤的掺了土豆的肉麦饼,说是在外能吃到山珍海味,却唯独没有家乡肉麦饼的香味。

舅舅对于家乡肉麦饼的情感,我是在离开家到金华工作时才懂得的。金华有烧饼夹油条,有雅畈肉饼、东河肉饼、麦饼,但都不是家乡的味道。我一条街一条街寻找,茫然无措,如同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。

每次回老家,母亲总会给我烤饼,会很贴心地在肉馅里放进时蔬,土豆、豇豆、莲藕……四季的变化、日月的精华,被母亲妥妥地放在饼里。饼馅总是无比的香脆,咸菜无比的甘甜,嘴里和胃里,都是满满的熨帖。

老家的好友知道我的想念,在许多我回乡的日子烤起了肉麦饼……我对那片土地更加想念。那些一起在那片土地上成长的小伙伴,那些青葱岁月和飞扬的青春,还有在那片土地上实践的新闻梦想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喜欢看着我吃饼。问我:“咸淡合适不?好不好吃?”我一边吃一边应着。这时候,母亲总会笑着看着我吃,似乎看着我吃饼对她而言是一道看不够的风景。我蓦然一惊:内心对分离的恐惧似乎突然被人探知,我思乡,母亲也念我。我不敢说破。吃完饼,坐在母亲身边,听她讲村庄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,谁家怎么样了,谁怎么样了……

一个深秋的下午,街上散着几片刚刚吹落的树叶。我在永康的街头寻找一家记忆中的老店,找一个记忆中的肉麦饼。车子开着开着,记忆中的路径已经变了,城市又变样了!离别的恐惧突然袭上心头。家乡已经越来越陌生,父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,姑婆的耳朵越来越聋,叔叔、婶婶、姨母、姨父也越渐苍老,许多认识的人走了,许多不认识的孩子出来。很多年后,我还会认得家乡的样子吗?当有一天父辈们都离开了,我该到哪里寻找肉麦饼的乡愁?

我开始对家乡的肉麦饼有了执念,我成了一位北京朋友的样子。她不断地调整肉麦饼的烤法,和面软硬适中,和好之后醒一会儿,面擀成薄皮,收口时轻轻一提让空气进去,烤锅要用浅而平的平底锅,火要用木炭,饼面渐成淡黄色时要鼓起来……即便如此,总也烤不出家乡的味道,一次次烤,一次次失望。肉麦饼是一团思乡的火焰,那团饼香,锁着一条思乡大河。日子已经走远,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,但是在无数回不去里,仍然死守着一个慰藉。

熙春巷是金华古子城的特色饼街,建于去年,齐聚了八婺之饼,永康肉麦饼是其中的重要成员。不经意间,熙春巷也成了一个个乡愁的集结号。

那天傍晚,台风“黑格比”来袭,许多房子倒塌,也有人在洪水中失去了生命。我在熙春巷吃了一个家乡的肉麦饼、一碗馄饨,吃完的时候,双眼蒙了一层雾气。

迁徙人间

□左米

别处去,譬如闯关东,譬如走西北,在我们这边叫作逃江西。在粮食困难的那个时期,据说我们浙江人很多都到江西讨生活,而现如今是云贵川赣那些地方的人到工业发达的我们这边讨生活。现当下,每逢节假日,这边的去那边,那边的回这边,乌压压的人流循环往复。

而有一种迁徙却是叫作故土难离。小时候听父亲说起,爷爷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,大姑奶奶把他接走抚养,奶奶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给爷爷找来的童养媳,后来几个孩子也是在那边出生,可是在爷爷奶奶的骨子里,他们就是原来地方的人。在一个合适的时机,他们举家迁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地方。奶奶后来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后,记忆出现断层,停留在生活在他处时,念叨着要回到自己的地方。因此,她还走丢过一次。她一直想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耻辱,只有迁徙才能洗刷那种耻辱。

对于我来说,最大的一次迁徙

是从原生家庭出来和初识不久的先生住到了一处,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次划时代的迁徙,因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启。我们刚租房不久,房东就要回房子说给儿子结婚用,只能找人帮我们搬家。虽然新房距离不远,但是看着堆在路边的那些杂物家什,一种颠沛流离的沧桑感充斥了全身,先生也是感叹,这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在这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本以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就停止了迁徙,其实不是的。这些年,我们依然在迁徙,从城市那边迁徙到这边,从低楼层迁徙到高楼层,从单平层迁徙到复式层,一切都在往更美好迁徙着。

之于你之于我,可以说迁徙是人生的一部分,也可以说迁徙其实是人生的全部。每年都会看动物世界的纪录片,赵宗祥那几句解说词耳熟能详。每到旱季,角马大迁徙拉开序幕,为了彼岸的食草,为了族群的生存,千军万马涌向了马拉河……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参加方岩庙会暨
十岁上方岩仪式
有感

□陈加元

少时何所忆,最忆上方岩。
天阶百步峻,登攀只等闲。
谒见胡公殿,广大而庄严。
大帝非神佛,胡公乃好官。
为官四七载,造福一方天。
百姓感恩重,立祀祭圣贤。
承平兴庙会,隆重历空前。
人文重教化,启蒙始少年。
敬宗立宏志,效祖正衣冠。
上岩依赞礼,下山结善缘。
于园犹忠尽,为民谋利全。
方圆十万里,前后一千年。
精神从不忘,薪火每相传。
走进大时代,又开新史篇。

鸪天·方岩庙会

□楼炳文

大雅方岩百艺呈,莲花蝴蝶鲤鱼灯。
九狮线上正飞舞,罗汉桌边齐跃登。
钧天韵,掷地声,盘龙已上最高层。
一方一任黎民福,万众推恩即赫灵。

方岩庙会活动
即怀三首

□胡滢伟

十岁上方岩

千年成一俗,十岁上方岩。
晓识步留迹,蒙开汗湿衫。
为行知礼节,举止济宽严。
得仰胡公德,人生自不凡。

行香子·十八蝴蝶

丝竹潇潇,弦乐悠悠。轻音起处炫飞绸。
仙姿招展,婉转飘柔。看人欢舞,花欢笑,蝶欢游。
合开翼翅,争妍斗美。红娇绿媚望凝眸。
丰神异彩,数不胜收。醉唤春歌,恋春曲,闹春讴。

行香子·九狮图

锣鼓音敲,唢呐声器。迥浑起,震彻云霄。
纤绳攒动,斗勇逞骄。看大狮雄,小狮捷,九狮遨。
纵横驰骋,争奋扬骁。任翻飞,喜乐逍遥。
狂歌劲舞,倾溢情豪。更靚风情,展风物,秀风骚。

当我在熙春巷闻到肉麦饼香味的时候,仿佛撞上了家乡的一团云朵。

恍惚回到了童年,围在灶台边上,看着母亲把一个小小的面团擀开,把馅放进去,捻起皮的一角依次按顺时针方向捻成饼状,在饼的中间收拢,轻轻一提,捏除多余的面,用手掌轻轻压整。烤在从小陪伴着我们的铁锅上。灶台下加了两把火,空气中就有饼香弥漫开来……

立秋过后的傍晚,晚风已带着丝丝凉意,像是电话那头父亲母亲花白的头发和深壑的皱纹。

“周末回来吧,正好烤饼。”母亲的叮嘱一如从前。

肉麦饼是家乡的味道,是蓝印花布上印着的那枚火红印章,是一团火焰。

家乡的山地上盛产一种叫九头芥的菜,也叫雪里红,春天收获。人们把九头芥收割后,盘成一团叠在一起,两三天后呈金黄色,晾晒在竹竿上待脱去大部分水分,切成碎丁,腌渍在瓶钵里。根据气温的高低约二十天、个把月后出瓶。甘甜咸味的咸菜与“三肥精”猪肉搅拌在一起,加上绍酒、葱末,便是肉麦饼的馅了。秋冬季节,家乡的人们也用白菜腌制咸菜,白菜咸菜和着猪肉烤成的肉麦饼,有着独特的风味。

母亲经常烤的是大饼,铺满大半个铁锅,饼香扬洒着整个屋子,也填满了我们的童年。两边烤成了金黄色的大饼切成四块,也叫三角饼。这是因为母亲常年劳作,时间总是匆忙,三角饼可以节省下许多时间。小时候,肉并不多见,肉馅常常掺和着土豆丁,土豆是母亲自己地里种的,咸菜是母亲自己种植并且亲手腌制的,有着家乡的雨露风霜,有着母亲的情感。烤饼的时候,常常一家人合作,边烤边吃,或抢或让,无比温暖。也有时候,我们拿着刚刚烤熟的饼满院子跑,引来一起玩闹的小伙伴们,于是偷偷把饼掰成许多小块,分给小伙伴们吃。再后来,索性谁家烤饼,所有院子里的

很多年前看过一部叫作《欢迎来到东莫村》的电影,讲述的是朝鲜战争期间,一座偏僻小村里因为几个战士到来而发生的故事。我想讲的并不是影片本身,而是那个村子。那个村子里的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外地,以为自己的村子就是世界的全部。平时,我们从一些纪录片或影片中也不难见到这样的情节。但凡只在一处生老病死不曾涉足外地的人,无非两个原因,一是落后,二是知足。

从一处搬到别处,书面语言叫作迁徙。最早对迁徙有概念是在很小的时候,发现村子里有同伴跟我不同姓,我很奇怪。同一个村子里的人不都一个姓吗?父母跟我解释说那户人家是以前的水库移民,就是从某个有隐患或者建大坝的水库边原村落,按政策分派举家迁徙过来的,之后一代代就融在了这个村子里,但是他们依然冠着自己祖上的姓氏。

在之前,迁徙意味着讨生活,因为在这处生活无以为继了,只能到